

烽火

曙光

源流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钥

和合

观察

东北地区独一无二的成套汉代马蹄金在大连 两个谜题至今难解

本报记者 曲琦 文并摄



《西极天马歌》
天经承涉
马方灵流
殊里威沙
兮兮兮兮
从归降兮
西有外夷
极德国服

汉武帝获大宛汗血宝马，作《西极天马歌》并铸造马蹄金赏赐功臣。



收藏在大连旅顺博物馆的马蹄金。



大连旅顺博物馆分馆“大连古代文明”第二展厅内，两枚金灿灿的马蹄形器物围满了观众。人们探着头，隔着玻璃仔细端详，不时发出惊叹。这对马蹄金，每枚重约260克，约等于汉代的一斤。器身中空，底部椭圆，侧面刻着横竖交错的纹路，每枚底部还刻有一个清晰的“上”字。它们身上，藏着两个至今无人能解的谜。

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国宝AI了



西汉马蹄金

“神马”最强周边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文并摄

当年汉武帝打通西域，得到一样宝贝——大宛国的汗血宝马。

相传，此马蹄金，踏石有痕，奔跑时出的汗如同鲜血，速度更是风驰电掣。

汉武帝坚信“神马当从西北来”，大喜之下，写下流传后世的《西极天马歌》，还下令铸金为蹄，赏赐功臣！

马蹄金的铸造数量极少，能流传到今天的，每一枚都极为珍贵。

在辽宁大连普兰店、沈阳灯塔等地均有发现。

这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是西汉王朝在东北的重要郡县。



扫码观看视频

“这就是汉代的金子？两千多年了还这么亮！”

“听说是农民挖泥时刨出来的，运气太好了！”

大连旅顺博物馆副研究员刘立丽站在展柜旁，正为一批预约观众讲解。她指着那两枚马蹄金对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重要馆藏之一，国家一级文物。全国出土的汉代马蹄金只有90余枚，而这对出土、品相完整、纯度高达98%的，东北地区仅此一对。”

谜题一： 侧面刻纹，是编号还是重量

记者凑近展柜仔细观察，只见马蹄金侧面刻着类似“x”和竖线的符号。这些刻纹规整有力，显然是人为镌刻。

刘立丽介绍，学界对这两种刻纹争论已久。一种观点认为是古代算筹记数法——在《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记载的记数体系中，“x”代表数字五。按此解读，这两枚马蹄金的刻纹可以解读为“55553”和“5555”，推测是铸造或入库编号。

但这个说法有个明显漏洞：全国迄今仅出土90余枚马蹄金，如果编号达到五位数，意味着当年铸造数量巨大，与存世数量严重不符。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重量标记，即汉代斤两铢的计量符号。可换算下来，与两枚马蹄金实测的259.45克、260.45克存在明显偏差。“两种说法都有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刘立丽说。

谜题二： 底部“上”字，究竟代表什么

更为神秘的是其中一枚马蹄金底部的“上”字铭文。这个字刻造清晰，笔画端庄，显然是刻意为之。

考古界曾提出过四种主流假说，逐一被推翻。

“上林说”认为“上”指汉代铸币机构上林三官——但这个说法很快被后续出土的“中”“下”字马蹄金否定，因为根本没有“中林”“下林”对应的铸币地点。

“上币说”认为汉代承秦制，黄金为“上

币”、铜钱为“下币”，“上”字标示货币等级。可同样出土的“中”“下”字马蹄金也是纯金质地，等级划分逻辑不通。

“成色说”和“批次说”同样站不住脚。实测所有同类马蹄金成色一致，不存在分级；而“上、中、下”仅三个批次、三段式编号既无先例，也无法满足大批量铸造需求。

刘立丽倾向于目前最贴合历史背景的解读——明堂礼制说。汉代尊崇明堂制度，明堂分层对应不同祭祀职能：“上”为顶层灵台祭天，“中”为中层宗庙祭祖，“下”为下层宣室祭地祭诸神。“上、中、下”并非标注产地或成色，而是区分马蹄金祭祀用途、摆放规制的礼制符号。

“这恰好契合汉武帝铸造马蹄金的初衷——以协瑞焉，祭天助礼。”刘立丽说。

四十年前的“追宝”故事

这对国宝是如何从农家土地里走进博物馆的？故事得从1983年那个寒冬说起。

1983年1月27日午后，寒风呼啸。大连新金县（今普兰店区）花儿山公社驛城堡大队的青年社员王兆和与四弟王兆清正在南海甸子挖碱泥。

一锹下去，碰到硬物。王兆和弯腰拾起，抹去泥土，两块黄澄澄的马蹄形疙瘩露了出来。

“你看，我挖到两块金子。”

“看着像黄铜，未必是真金。”兄弟俩没当回事。拿回家后，村里人围过来看热闹。你摸摸，我猜猜，谁也不准。忽然，农妇初淑凤想起自己在小人书上看过的“马蹄金”，难道这真是金的？村民们找来担任过物理教师的原新金县

第三中学校长吴忠实。他用传统的“水浮法”一试——沉甸甸的，果然是纯金！

第二天一早，王兆和带着两枚马蹄金来到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原新金县支行。经检测，两枚分别重259.45克和260.45克，含金量高达98%。王兆和当场决定卖给银行，银行按普通含金量折价收购。银行领导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文物，立即上报。

很快，两件宝贝被运至沈阳。

此时，大连当地媒体在头版刊登了一则“豆腐块”消息《精神可佳（嘉）——社员王兆和挖到一对马蹄金献给国家》。旅顺博物馆工作人员刘俊勇看到报道后仔细研究，判断这很可能是汉代文物，而不是当时博物馆专业人员中普遍认为的清末金器。他马上向当时的副馆长许明纲汇报。

一场“追宝行动”紧急启动。

大连市文管所指派苏盛清、孙树成负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出土文物应由当地文化行政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两人赶赴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反复沟通协调，对方最终同意移交。

为了安全运回，大连市公安局特意选派了两名武功好又足智多谋的干警一路保护。苏盛清将两枚马蹄金分别塞进毛衣下摆左右两个兜里，再把衣襟扎进裤腰，外面套上一件长棉袄——活像一个洋葱。

从沈阳回大连的火车上，四人挤在一个软卧包厢。苏盛清连上厕所都得由警察先去检查并守在门口。

火车抵大连站时，站台上已有警车等候。接上四人后径直开往旅顺博物馆。抵达时已是半夜，馆里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回家，

一直在等候这两枚辗转归来的宝贝平安入库。

为何出现在辽南

汉代马蹄金是汉武帝于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下诏铸的“黄金纪念币”，主要用于宫廷赏赐、祭天助礼等，很少在民间流通。它怎么会出现在辽南农家地里？

答案指向一处重要遗址——张店古城遗址。

张店古城遗址位于今天大连市普兰店区铁西街道二道岭社区张店屯，是大连地区已知最早的古城遗址。考古勘探证实，张店古城周长约1800米，面积达10万平方米，周边分布212座汉墓，出土文物2000余件，包括“临移丞印”封泥、“千秋万岁”瓦当、玉覆面、鎏金铜鹿角等珍贵文物，其中“临移丞印”封泥是官府间传递公文的封印。史料与考古双重佐证，张店古城就是汉代辽东郡襄平县治所，是大连地区最早的县级行政中心，也是汉朝经略东北的前沿重镇。

而这两枚马蹄金，正是在距张店汉城址东南仅1.5公里的南海甸子出土的。

从政治方面看，这说明张店汉城在古代很可能是达官显贵的居住地……”刘立丽说，“从经济方面看，说明该地与周边地区存在广泛的经济联系，商业贸易具有一定规模和地位。”

曾主持普兰店花儿山汉代墓地考古发掘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刘俊勇感慨：“马蹄金在这里出土，足以说明张店汉城的重要地位。西汉时期大连地区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交往，中原文化的传入使大连地区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

面对面

关于张店古城的探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1971年起就从事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刘俊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着重强调了一件特殊的文物——玉覆面。

东北唯一

2009年年底，大连市普兰店区张店古城遗址西北，一条快速公路正在修建。施工过程中，路基里突然出现大量汉代墓砖和破碎的陶片。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即组织队伍，开始勘探和发掘。随后，在这片墓葬群中陆续出土文物达2000多件。而真正的惊喜，藏在姜屯45号墓中。

45号墓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素面砖室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年代为西汉后期。当考古人员清理到墓主人头部位置时，一件件零散的玉片出现在眼前。

这些玉片并非随意散落——它们原本被精心缝缀在织物上，覆盖于墓主人的面部。刘俊勇介绍：“发掘时，历经2000年的织物已经消失，但经过仔细拼合复原后，大家发现这是一件罕见的玉覆面。它由24件玉片及玛瑙片组成，种类涵盖璧、瑁、圭、牌饰等，玉片是由残玉改制而成。”

在古代，人们认为玉石可沟通天地神灵，

护佑尸身不朽，因此玉覆面在周、汉两朝广为流行，是帝王与贵族专属陪葬品。后世的金缕玉衣、银缕玉衣，便是由玉覆面演变而来，它堪称金缕玉衣的雏形。这件文物也是目前东北地区发现的唯一汉代玉覆面，弥足珍贵。

重要礼器

更让考古界振奋的是另一个发现：在墓主人头顶位置，一件玉璧静静躺在正中，周围有3件玉圭环绕，另有3件玉圭散落旁边。其中环绕玉璧的圭尖都朝向玉璧，上方两件玉圭左右对称，摆放极为规整。

当刘俊勇仔细研究了这些玉璧、玉圭的摆放方式后，很快就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中国古代等级最高的玉礼器——圭璧组合。其典型形态是中央放置一枚玉璧，四周均匀环绕7件或8件玉圭，圭尖一致朝向中央玉璧。这种等级最高的玉礼器组合，是从周代开始建立的玉礼制度，为历代王朝所奉行，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文献记载中，周成王病重时，周公曾“植璧秉圭”为君王祈福；汉昭帝刘弗陵与孝昭上官皇后合葬的平陵祭祀坑中，也曾出土过这样的组合。但关键问题是：此前圭璧组合只在祭祀遗址中出现过，墓葬中从未发现明确的原位组合状态。姜屯45号汉墓，很可能就

是中国考古史上首例有明确出土状态的圭璧组合。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文物本身。圭璧组合是周、秦、汉以来帝王诸侯专用的礼器，它的出现，证明汉代的大连地区确有身份地位很高的家族和人物在此聚集。这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秦汉以来，不断有山东大族渡海而来，聚居辽东半岛，使辽东和辽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普兰店张店古城遗址墓葬中屡次出现高等级随葬器物，已印证了这一历史脉络。

考古学家郭大顺在《东北考古与大连考古》一文中提到，普兰店张店汉城墓葬中屡有高等级随葬品出现，这次出现等级更高的圭璧组合，进一步表明辽东半岛南端在汉代是东北最繁荣的地区。

据当时考古人员回忆，玉覆面被发掘出来时，裹着厚厚的泥层。从外形看，它应当是一件玉覆面，但现场无人敢贸然下结论，因为这种东西实在在太罕见了。

神秘墓主人

大连市普兰店区博物馆馆长付文才告诉记者：“张店汉城发现的这件玉覆面，由珍贵的碧玉或白玉缀饰而成，显示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但他同时表示，在这件玉覆面上似

张店古城为何不一般

本报记者 曲琦 文并摄



玉覆面。



玉覆面出土场景

乎存在一个“悖论”：古代只有王公贵族入葬时才有资格陪葬玉覆面，而且圭璧组合的配置，是顶级礼制的象征；但从砖室墓的大小和结构来看，又不像是极高等级的王公贵族形制。因为姜屯49号墓是一座更大的三室墓，而且是花纹砖墓。这与刘俊勇一篇文章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西汉成帝陵陵园南阙门遗址发现的玉圭，形体小。如此看来，姜屯45号墓主人非同一般，至少是对当时礼制的最大僭越。”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而姜屯45号墓，只是整个张店古城遗址周围墓群的冰山一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目前，张店古城遗址东阙、西阙、北阙及姜屯墓地的大部分区域仍完好地封存于地下。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店古城遗址先后出土玉覆面、鎏金铜鹿角等诸多国宝级文物，夯实了它在辽东古代城建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为研究大连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实物佐证。正如付文才所说：“我们普兰店市民都倍感自豪，两千年前这里便一派繁华，文脉绵长，百姓安居乐业。”

如今的遗址之上，良田静卧，内里却藏着未被发掘的汉代墓葬与历史线索。待未来文物保护技术日臻成熟，张店古城遗址也许会再次揭开面纱，带来更多穿越两千年的惊喜。